

盛世明君



以翔实的史料，全面解读真实的弘历
文治武功，昌隆繁荣

本书将为广大读者重现历史的风云际会，再现一个历史上真真切切、鲜活生动的弘历。阐释帝王的是非功过，为读者呈现一幅壮美的传奇画卷。

冷雪峰◎编著



乾隆

线装书局

盛世明君

I247.53
806

以翔实的史料，全面解读真实的弘历
文治武功，昌隆繁荣

014013582



冷雪峰◎编著

乾隆



北航

C1700221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盛世明君——乾隆 / 冷雪峰编著. — 北京 : 线装书局, 2013.12

ISBN 978-7-5120-1145-8

I. ①盛… II. ①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84493 号

盛世明君——乾隆

编 著: 冷雪峰

责任编辑: 杜 语 孙嘉镇

排 版: 腾飞文化

出版发行: 线装书局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(100009)

电 话: 010-64045283 64041012

网 址: www.xzhbc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0

印 张: 48

字 数: 60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0000

定 价: 48.00 元



目录

Mu lu

- 第一章 少年弘历——康熙帝的爱孙 / 1
- 第二章 受密诏登基亲政 / 17
- 第三章 内定外平十全武功 / 43
- 第四章 仁政爱民五下江南 / 119
- 第五章 乾隆帝的君臣之道 / 179
- 第六章 文治武功乾隆盛世 / 287
- 第七章 盛世危机下的文字狱与内乱 / 375
- 第八章 诛贪官太上皇崩前嘱大计 / 439

第一章

少年弘历——康熙帝的爱孙

1644年，多尔袞率清军入关，满族在中原大地上建立起了大清帝国。清朝历经顺治、康熙、雍正三朝的统治，国势强盛，经济发展。

清朝皇室自康熙继位以来，子嗣之间争权不断。为了夺得皇位，皇子之间纠集同党，钩心斗角，甚至互相倾轧，兄弟相残。一时间，皇位的争夺代替了正常人伦，权力的交替伴随着血雨腥风。就在康熙满腹踌躇的时候，他的眼前蓦然跳出一颗明珠，那就是年少的弘历，后来的乾隆帝。

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（1711年），自幼聪颖过人，而且颇有勇谋。当康熙第一次见到弘历时，祖孙二人就颇为投缘。

康熙四十九年炎热的夏天刚刚过去，在热河避暑山庄的康熙皇帝照例要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狩猎活动。康熙皇帝担心天下太平久了，皇子皇孙们荒废了武艺，懈怠了身手，借此作为一种习武锻炼的机会。

趁着秋高气爽，康熙决定带领皇子皇孙们在八月底进行最后一次猎鹿。

这天，康熙皇帝骑着高头大马，带领人马浩浩荡荡地来到离承德不远的阿格鸠围场，大家知道这个围场鹿多。

鹿这种动物非常敏感，不仅与虎、豹、豺、狼不会近住，同类也难以合群，因此行围猎鹿，要把鹿引出来，这也叫“哨鹿”。要派一名侍卫，身披鹿皮，头顶一个制得极其逼真的假鹿头，“呦呦”地学公鹿的鸣叫声。只要听见远近的山峦有了和鸣的鹿声，那一定是母鹿找公鹿来了。猎鹿的人趁机围剿母鹿。

哨鹿之声一起，康熙皇帝提着猎枪，端坐在马背上，静静等着。山间升起的薄雾将他包围起来。很快，远近的山林传来了母鹿连绵不绝的应和之声。那种母鹿的叫声非常动人，很难形容，充满感情。一会儿，林间出现了鹿影，母鹿徘徊瞻顾，在找公鹿。看着母鹿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，康熙这才端起猎枪，向一头极大的鹿开火。清脆的枪声，划破了静寂的晓空，接着便听见一片欢呼声，那只鹿已被康熙皇帝一枪打中要害，倒在血泊中了。枪声如进军的号令，后面的皇子皇孙一齐策马飞奔，发现鹿影，紧追不舍。一场勇气





与战斗力的竞技开始了。

第一队的领队是四皇子胤禛，他左手握缰，右手提枪，不错眼珠地直视着前方，随时准备射击。突然，一只梅花鹿从山口窜进了山谷，也许是看到情况不对，这只梅花鹿飞一般朝着山里驰去。它那棕色的身影极为醒目，就像一团燃烧的云在向前飘浮。四皇子打马在梅花鹿后面紧追不舍。胤禛与梅花鹿一前一后，追逐了约有一顿饭的工夫，终于找到下手的机会。他举枪瞄准射击，第一枪打中鹿头，母鹿接着向前跑去。胤禛接着举枪射击，第二枪打中鹿胸，眼看它的脚步慢了下来，踉跄着没走几步，侧身倒下。胤禛勒住了马，长长地出一口气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。胤禛看看周围的景物，只见这个幽谷极其深邃，里面长满了参天的古松，一株株苍劲的松树，树干笔直粗壮，两三个人合抱犹难抱拢。如盖的树冠紧密相连，遮得谷中的光线有些幽暗。

这时宁静中隐约听见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而来，胤禛回身看时，那个名叫那全的侍卫，气喘吁吁地赶了上来。“爷的马跑得太快！”那全滚鞍下马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“大家都跟丢了。”

胤禛得意地笑着，取下系在马鞍上的皮水壶，拔开塞子喝了几口，指着鹿问：“这只鹿怎么办？”

“砍下鹿角回去登账。”那全一面取木碗，一面说道，“奴才取鹿血给爷喝。这可是好东西！”那全很快就端来一碗鹿血，胤禛将温热的木碗接了过来，一口气喝了大半碗，他皱了皱眉，嫌鹿血腥气不想再喝了。“快去砍鹿角，完事了好走。”那全已缓过气来了，动作十分利落，砍下鹿角，插在腰带上，然后服侍主人上马，缓缓向南行去。

马没跑多远，胤禛突然觉得浑身热了起来，冲动得厉害，他心里大叫不好，这碗鹿血的劲道发作了。此时此地，唯有平心静气，尽力自制才好。可是不管胤禛怎样努力，也压不住那一团火，胤禛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，这种蓬勃的情欲让他不知如何是好。情急之中他大声叫道：“那全！”那全策马在前，听得喊声，圈马回来，听候主人发话。

“这附近有人家没有？”

那全摇摇头说：“不会有的。”

胤禛不知道怎么说，脸涨得通红，连一双眼睛都是红的。整个人如同烧着了一般。那全大为诧异，凝神细想了一会儿，才小声问道：“爷可是涨得难受？”

胤禛用力点着头，如释重负似地答说：“涨得一刻也忍不得。”

“那，那可怎么办呢？”

胤禛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只觉得急躁难耐，他心里涌动着一股邪火，不由得恨恨地骂道：“混账东西，平时白疼了你，这么一点小事，都不肯用心去办！”那全不敢回嘴，苦苦思索了一会儿，他抬眼向周围望去，突然眉头一展，说：“有法子了，翻过山，就是园子，我去找个妞儿来替爷……”

“园子”就是避暑山庄，那么“妞儿”自然是宫女。清朝的家法极严，皇子勾搭宫女，亦算秽乱宫闱，会受到谴责的。所以胤禛直觉地认为那全荒谬绝伦，越发生气了。

“你简直是畜生！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可知你心中无父无君，就该捆到内务府，一顿板

子打死!”那全吓得脸色都变了,自然不敢再作声。胤禛说完话以后就后悔了:细想一想,此事也没有什么做不得。自己刚才问附近有没有人家,下意识里也是这个意思。不过自己讲话如此之硬,要想转圜,已万万不能,因而脸上现出一副沮丧的神色。

这副神色落在那全眼中,未免困惑。他想象中所见的应该是怒容,怎么会是这样可怜兮兮的神情,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那全仔细一想,恍然大悟。主人的性情,向来说的是一套,做的又是一套。为今之计,不管他说什么,只要能找来“妞儿”就绝不会错。那全想停当了,便说一句:“爷请上马吧!”

一面说,一面认蹬攀鞍,跃上马背,狠狠加上一鞭,往南直上坡道。胤禛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去找宫女,只得窝着一张被性欲膨胀弄得有些变形的脸,跟在他的后面打马前行。

走了几里路光景,那全在林边一座小屋前面停了下来。“爷,”那全指着小木屋说,“请在里面等等,我尽快回来。”说完,匆匆走了。

这下,胤禛心里明白了。走进小屋一看,里面有张土炕,炕上铺着一张旧草席,此外什么都没有了。

胤禛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了四皇子平日威严的风度。他脱去紧身的打猎服,把衣服顺手丢在炕上;他又把靴子脱掉,光着一双呼呼冒着热气的脚在小屋里急躁地来回走动。时间在煎熬中过得很慢,他心里大骂那全这个狗奴才怎么去了那么久。就在胤禛被这团情欲之火折磨得脸色由红变紫的时候,听得屋外有个很清脆的女音传来,胤禛心里不由得一阵扑通扑通乱跳。那个女人说:

“你大老远带我上这儿来,神秘兮兮的,到底有什么事呀?”

那全说道:“你进去就知道了。”

接着门一下子被打开了,只见踉踉跄跄冲进一条影子来。胤禛想这宫女准是让那全推进来的。胤禛的一个念头不曾转完,只听那宫女惊呼道:“四阿哥!”

“别嚷嚷!”是那全在说话,胤禛随即感到眼前一黑,听得外面高声在说,“我把门关上,她长得不怎么体面,爷将就着用吧。”胤禛此时也顾不得许多,他冲上前去,如同扒玉米一样,瞬间把女人身上的衣服扒了个一干二净。胤禛浑身颤抖,他把女人按倒在土炕上,在这个来路不明的肉体上狂吻着、发泄着,身边的世界一下子消失了……

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,雨散云收,胤禛身心舒展,在黑暗里草草扎好腰带,收拾停当。胤禛心想,应该有赏赐给她。但转念一想,还是不要留下什么把柄为好。他摸索着向门口走去。

“四阿哥要走了?”

“嗯。”胤禛答应着,将脚步停了下来,他在考虑,要怎么叮嘱她两句,不可将此刻的邂逅泄露。这宫女不知道他的心事,只以为是要她去开门,所以衣服尚未穿戴整齐,便从床上蹦下来,紧走几步到门口,将板门拉开一条缝,探头往外看了一下,回头说道:“外面没有人。”

没有人不走,更待何时?胤禛大步擦身而过,不经意回头一望,不由得大吃一惊。直到此刻,他才完全看清楚她的脸,女人长得奇丑无比,胤禛想到刚才紧紧搂住她的光景,





不禁一阵一阵地想呕，懊丧像潮水一样向他涌来。

胤禛脚步踉跄地往外奔时，那全一脸笑容地从一旁走了过来，他觉得为主子办了一件大好事。那全看到四皇子的脸色那样难看，不由得愣住了。“马呢？”胤禛脸色阴沉地问。

“在那边，奴才去牵过来。”上了马，胤禛一言不发，打马往北，那全知道他的意思，仍旧翻岭回去归队，便紧跟在他的马后。

胤禛在马上思量，这件事要是传出去，自己就缺少竞争皇位的资格了；即使能够如愿得到皇位，他也会留下一个为臣下所笑的话柄，岂不有伤“圣德”？非当机立断不可！念头已定，胤禛随即勒住了马，仔细向前望去，只见云雾凄迷，正临峡谷——到了一处需要留神的地方了。

“那全！”

“奴才在。”

“这儿的地名叫什么？”

“奴才不知道。”那全答说，“走倒走过两回，路很窄，一面是峭壁，一面是悬崖，掉下去……”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吐一吐舌头，加了一句，“爷加倍小心！”“倒是你该当心！走，带路。”于是那全一拎缰绳，策马而前，胤禛紧跟着，占了靠峭壁的一面，他们几乎是并驾而行。那全紧靠悬崖，用脚碰碰马腹想赶在前面，占住路心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时胤禛一鞭子挥了过来。这一鞭子不打人，只打马，打马又不打马股，只打马眼。只一下，那全的马像发了癫症似的，狂蹦乱跳了两三下就将那全掀得往上一抛，再往下一落，七颠八倒了好久才落入谷底。

胤禛头也不回，循山路一直往前，转过一座崖壁，豁然开朗，遥望坡路，有七八匹马疾驰而来，从服饰上可以看出，都是侍卫。胤禛心里明白，必是不见他回队，分头来寻找了。那七八个人望见人影，远远就喊：“四阿哥！四阿哥！”

胤禛勒住了马，看清楚带头的是一名叫赛音乌的御前侍卫。“四阿哥！”赛音乌滚鞍下马，跑下来抱住他的腿说，“可算让奴才找着了。”

“一时不服气，非追上那头鹿不可。到底让我追上了。唉！”

胤禛突然长叹口气。

“怎么？”赛音乌站起来问。

“你们去看看！”四皇子往回一指，“那全不知怎么不小心，摔到山涧里，连个影儿都不见！我在那儿站了半天，一个鲜蹦活跳的孩子，就这么没了，想想！唉，真是！”他默然地，摇头不绝。“一个孩子罢了！爷不必伤心。”赛音乌说，“万岁爷不见四阿哥，挺不放心的！请快上马吧！”胤禛点点头，上了马。赛音乌派出两名蓝翎侍卫，去查看那全的下落，自己陪着四阿哥，赶回围场。

见了父皇康熙，胤禛倒没有受多大责备，康熙说道：“你也三十出头了，不能像年纪轻的时候，做事只顾自己的高兴。行围就跟打仗一样，穷寇莫追，为了追一头鹿，把好些好机会丢掉了，不可惜吗？何况，你这又是无谓的涉险。”胤禛自然诚惶诚恐地受教。等到皇子皇孙们全都回到避暑山庄的时候，有手下人汇报说那全脑袋都摔破了，浑身都是伤，

死得好惨。胤禛一颗心才放平了。一个小厮摔死了，不算回事，谁也没有理会。日子一晃就过去了几个月。

胤禛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，可是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，正应了那句老话：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

第二年，也就是康熙五十年，康熙皇帝照例又是五月初到热河避暑。大驾未到之前，避暑山庄的总管太监康福就在发愁了，有件事始终不知道该怎么处置。他知道，这件事情非同小可，倘若处理不当，说不定就有好几颗人头落地。康福七十岁了，从避暑山庄落成之时，就在这里当差。康福为人谨慎细密，曾经处理过许多疑难棘手的纠纷，面对摆在眼前的这道难题，他却是一筹莫展。康福起先还存着希望，想着等随扈的四阿哥到了，找个机会，在私底下向他探询其事。只要他承认了，天塌下来自有高人顶，自己至多落个监察不严的处分，哪知从京城传来的扈从的名单上，偏偏就没有胤禛的名字。怎么办呢？

康福记得这个名叫金桂的宫女，前年就该放出去了，只因为她长得太丑，连多瞧她一眼的人都没有，更何况父母双亡，无处投奔，没有家里人来领她回去。好在这里也需要一个干杂活的使唤丫头，所以康福就让她留了下来，谁知道最不会有麻烦的人偏有了大麻烦！冬天刚过，行宫里流传着一件新闻，说是金桂的肚子大了！

消息传到康福耳朵里，康福一开始觉得这是一个恶意的笑话，细一打听，方知所言不虚，一下子竟急得几乎昏厥。他将金桂找了来，用他难得一见的疾言厉色喝问，终于逼得她说了四个字：“是四阿哥！”

眼看金桂的肚子一天大似一天，康福只有下令，不准她在人前走动。可是流言却是不胫而走，都道金桂怀的是四阿哥的种。大家感兴趣的是，四阿哥会不会承认这回事？等金桂生下孩子来，又将作何处置？平日里显得有些沉闷的避暑山庄被这些窃窃私语弄得有些声色了。

康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提早来这里安排皇上每日生活的隆科多。

隆科多是康熙身边的红人，别看表面上不露声色，在康熙的众多皇子中，他中意的人是四阿哥。听到康福的报告，隆科多觉得事关重大，决定亲自审问金桂。

等到金桂出现在木屋中的时候，隆科多一看，不禁打个哆嗦，世间真有这么丑的女人！他实在不想看，然而不看不行。视线由上而下，隆科多发觉这金桂除了脸以外，实在很够女人的味道，长身玉立，肌肤丰腴，腰当然很粗，那是因为怀孕的关系，若从比例上去测度，未孕以前应该是很好的身段。

隆科多先询问了她的姓名、家里的情况。把闲人都撵走了以后，他又问道：

“你说，你肚子里怀的是谁的种？”

“四阿哥的！”

听她答得这样斩钉截铁，隆科多倒困惑了，就这片刻工夫，他的心思已有几度反复。起先是将信将疑，因为男女情欲是件无可理喻的事，四阿哥虽然平时很讲究边幅，甚至有点惺惺作态的假道学味道，但一时动情，大了色胆，亦无足为奇；等一看到金桂那副惨不





忍睹的仪容，断然不信四阿哥会“饥不择食”到这样的地步；见金桂居然毫不含糊地回答，他感到有些惊讶。他平心静气地问：

“你见过四阿哥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？”隆科多问，“四阿哥差不多每隔一年就侍奉皇上到这里来避暑，你没有见过？”

“回大人的话，”康福作了解释，“她是干粗活儿的，怎样也到不了皇上、阿哥跟前，所以没有见过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怎么知道是四阿哥，不是别人冒充的呢？”

“谁敢冒充四阿哥？”

这愣头愣脑的一句话，将隆科多问住了，康福便加以叱斥：“不许你这么说话，好没规矩！”隆科多此时有点好奇心大发，怕一发脾气，吓了金桂，会问不出真相，所以此时反倒示意康福不必计较，他耐着性子往下问：

“你怎么知道是四阿哥，是四阿哥自己跟你说的吗？”

“四阿哥始终没有开口。是那全跟我说的。”

“谁是那全？”隆科多问康福。

“是四阿哥上次来时的贴身侍卫。”康福答说，“去年摔死了。”

“摔死了？”隆科多失声而言，“那不是死无对证的事吗？”康福默然。金桂想想自己的冤枉，连一个证人都没有，也委屈了腹中的“皇孙”，不禁悲从中来，不由得抽抽搭搭地掉下眼泪，原来很丑的脸就更难看了。

隆科多看金桂流泪，觉得可怜，同时也更觉得此事有蹊跷。

“我问你，你不认识四阿哥，怎么认识那全？”

“他们都喜欢闹着玩，常常翻过山来掏蚰蚰什么的，就这么认识了。那天他跟我说有一件事情对我说。那全把我骗到小黑屋里，用手一推，随即很快地把门关上了。”

金桂接着说道：“刚进门的那一刻，外面还有光，我看清了，四阿哥是卷发。”

隆科多料想金桂也不敢撒谎，于是心里全明白了。在隆科多眼色示意之下，康福仍旧将金桂送回原处，同时安排老成谨慎的宫女陪着她。

隆科多为调查那全坠马丧生的经过，找到了御前侍卫赛音乌。赛音乌将当时的所见所闻和盘托出。那全的死因十分可疑，合理的解释是：四阿哥干了这件丑事，怕那全会当做笑话谈论，有意杀他灭口。

隆科多对胤禩又多了一些了解。他暗地里计算着孩子出生的日期，上年九月初一受的孕，十月怀胎，该在这年七月初一分娩。哪知七月初一没有动静，日复一日，到了八月初一，就是十一个月了！还是音信全无。

“从没有听说怀孩子怀了十一个月的！”隆科多将大腹便便的金桂找了来，严厉地问，“你到底怀的是谁的种？”

“四阿哥的！”

“还提四阿哥！”隆科多大怒，“不看你大肚子，我真要拿大板子打你！”



金桂起誓赌咒，除了四阿哥，不曾接触过任何男子。一面陈诉，一面哭，隆科多的厌恶之情增加了不少。

“我不问你别的，只问你世上有怀了十一个月孕的妇人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现在什么话也不想说，只请隆大人问一问四阿哥，只要他说一声没有这回事，我死而无怨。不问本人，愣说我诬赖，死不瞑目。”

话说到这样，也没办法再问了，只得等孩子出生以后再说。没想到这个消息不胫而走，传到了康熙的耳朵里。这天，他把隆科多招来询问。

隆科多不慌不忙地答说：“出了个笑话，真相还不明，奴才正在查。”

接着隆科多将金桂怀孕十一个月的这桩奇闻，做了一番简单扼要的陈奏。当然，他不会节外生枝去谈那全死因可疑这件事。

“真是四阿哥干的吗？”

“难说得很。这件事关乎皇子的名声，奴才不能不谨慎。”

“那宫女怎么说？是情急乱咬呢？还是始终认定是四阿哥？”

隆科多想了一下答说：“始终认定是四阿哥。”

“那容易，你马上派人进京传旨，让四阿哥立刻就来，等我来问他。”

于是隆科多指派亲信，连夜进京去宣召四阿哥，并且特别叮嘱，四阿哥动身之后先派快马来报知行程。因为照规矩，皇子与王公大臣，一到大驾所在之处，穿着行装径赴宫门请安，并无私下先行接触的机会，所以隆科多需要知道四阿哥的行程，以便迎上前去，在未到热河之前，就能了解真相。

等到他们见面的时候，隆科多先把这边的情况说清楚，胤禩见事已至此，只得和盘托出。胤禩诉苦道：“舅舅你想，从五月初到九月初，憋了四个月，怎么受得了？加上那天喝了鹿血，涨得格外难受。”想到丑女人的样子，他皱着眉接着说，“别提了，窝囊透顶！”

见此光景，隆科多不忍再笑他饥不择食，隆科多知道胤禩怕别的皇子知道这件事，以此为把柄要挟他，故此胤禩想在皇上面前赖掉这件事。于是说道：“他们要笑，就让他们笑去。你可得按规矩办，跟皇上认错。一时之窘，挺一挺就过去了。倘或不认，事情不了，往下追下去，扯出那全送命的那一节，可就不妙了！”

胤禩一惊，心知隆科多已经了解真相，还是识趣为妙。“是！我听舅舅的话。可是，可是，何以善其后呢？”“善后”事宜就是如何处置金桂母子，生男生女还不知道，此时无从谈起。隆科多想了一下说：“这要看皇上的意思。反正金桂会赐给四阿哥是一定的。”

胤禩叹口气：“我实在不愿意要那个丑婆娘。”

“这还不好办吗？给她搁在一边就是。”

说完，隆科多起身告辞。胤禩送到门口，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大惑不解，不由得站住脚，将隆科多一把拉住。

“舅舅，算日子不对啊！”

“是的！”隆科多用手指敲着太阳穴说，“大家都在奇怪。”

“如果另有隐情，舅舅，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！”



“当然，不过，”隆科多用很负责的神态答说，“绝无隐情！”

所谓“隐情”，是指另有种玉之人。隆科多这样说，胤禩便正面提出了疑问。

“怀孕十一个月而没有生产的，没听说过，舅舅，这又怎么说？”

隆科多有点光火，因为四阿哥的语气，倒像是他必须给出解释似的，这也太不明事理了！因此，他淡淡地答道：“这得请教大夫。我哪知道。”

胤禩心知道自己措词不妥，已引起误会，急忙歉意地说：“舅舅，我是担心，十一个月不生，生下来倘是个怪胎，怎么得了？”

此言一出，隆科多大吃一惊，心想，这话不错啊！说不定就是个怪胎。行宫中出此妖异，传出去必生种种荒诞不经的流言，而皇上亦必定厌恶异常。这可不能不早为之计。

“不会的！”隆科多先要把胤禩安抚下来。

“我知道。不过，舅舅，倘或不幸言中，又怎么办？”

隆科多想了一会儿说：“我有办法，我得马上赶回去布置。”

金桂怀孕早过了月份，说不定就在此刻已有阵痛。真生了怪胎，宫中不知会乱成什么样子。一想到此，隆科多忧心如焚，策马狂奔。到了山庄，由西北的一道宫门入宫，立即找了康福来商议。

“有人说，金桂怀的是个怪胎，所以十一个月不生，这话很有道理。”

此话一出，康福的眼睛瞪得很大。隆科多接着说：“这个猜测，也在情理之中。莫非就没有人说过？”

“没有！”康福接着说道，“回大人的话，有个说法，正好相反。”

康福将声音压得极低：“传说，大舜爷爷在娘胎里怀了十四个月，如今金桂所怀的，说不定也是个龙种！”

话还未毕，隆科多大喝一声：“闭嘴！”

这突如其来的一声，将康福的脸都吓白了，他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这可不是我瞎编的话！”

隆科多知道，废太子的轩然大波，不过是暂时平息，纠纷仍在。大阿哥被幽居；八阿哥削爵囚于畅春园，十三阿哥圈禁高墙，骨肉之祸，都起于想夺嫡而登大位。如今若说金桂怀的是龙种，不就表示四阿哥会当皇帝？这话传入皇上耳中，他必定会追究此说的来源。那时牵连在内的，没有一个可以活命。他严厉地警告：“如果我再听说，有人这样子胡言乱语，我可不管是谁说的，只奏报皇上，先割你的脑袋。”

这一下，康福越发面如死灰。隆科多心想，不能把他吓得心智昏迷，不能办事，因而神色便缓和了一些。

“如今再说金桂。她如果好好养下孩子来，该怎么处置，到时候再说。咱们要防她的怪胎只有一个办法。”这个办法是隆科多在路上想好的。找个偏僻无人之处，让金桂去待产，要派人戒备，将她隔离开来。倘或生下怪胎，连金桂一起弄死，在深山中埋掉，报个“病毙”备案就是。

“这件事不难办。最要紧的是，必得派谨慎的人，不能泄漏一言半语的真情。办完了，



我重重有赏。倘或嘴不紧，我想……”隆科多微露狞笑，“他那张嘴，从此就不必吃饭了！”安排好了如何应付的最坏情况之后，隆科多才有心思去对付皇上。

他知道像这样的事，其实算不了什么，大家子弟偷个把丫头或者年轻老妈子，无非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姨太太、少奶奶添些闲谈的材料而已！何况皇子？严重的，就在四阿哥是个极讲究边幅，开不起玩笑的人。隆科多认为要维护四阿哥，最要紧的一件事，是保全他的面子。最好让皇帝不生气，不生气就不会责备。如果要责备，最好私底下数落，不要当着皇子，尤其是在太子面前责骂。

康熙晚膳过后，闲行消食之际，隆科多闲聊一般说道：“四阿哥快到了，请皇上的旨，在哪儿传见，奴才好预备。”

“预备？”康熙问道，“预备什么？”

“奴才在想，四阿哥心里一定很难过，得预备一个让他能够给皇上悔罪的地方。”

话好像不通，但康熙皇帝听得懂他的意思。康熙看了隆科多一眼，说道：“这本不算大错，不过，我觉得他太下流了！”

隆科多不明白康熙的意思，直觉地认为“下流”二字，如果加诸任何一个男子身上，便注定了不会获得重视，这跟四阿哥的前程有关，不能不为他争一争。于是，他的神态转为严肃了，“奴才有个想法，”他说，“不知道能不能上奏？”见康熙示意他说下去，隆科多说道：“皇子扈从，没有一个自己的府第，有些不便。奴才在想，行宫空地很多，木材现成，是不是可以盖几座园子，赐给阿哥？”

就这时候，御前侍卫来报，四阿哥已驰抵宫门请安，听候召见。对于这个儿子，康熙颇感困惑，从小就喜怒无常，到长大成人，性情依旧难以捉摸；平时不苟言笑，讲究边幅，仿佛是个很刚正的人，哪知克制的工夫甚浅，看起来近乎伪君子了。因此，康熙反感大起，隆科多旁敲侧击地为胤禛所下的解释工夫，完全白费。

等到胤禛磕头在地，康熙问道：“有个宫女怀孕了，说是你干的好事？”

“儿子知罪了！”

康熙接着说道：“平时看你很讲究小节，你的弟弟们走错一步路，说话声音大一点儿，都要受你的呵斥，哪知你自己是这样下流！”胤禛低头不语，隆科多要为他解围，便跪下来劝道：

“天气热，请皇上别动气。”

“我不生气，我只不过不懂，不懂四阿哥到底是怎样一个人。”

康熙在地上来回踱着步，又问跪在地上默默不语的胤禛：“那个宫女，你打算怎么处置呢？”

“后宫的宫女，儿子何能擅作处置？”

“罢了！你把那宫女带回去吧！”

这是赏赐，胤禛心颇不愿，但还不能不磕头谢恩，一场风波总算过去了，如今要担心的是金桂会不会生下怪胎。

康福找了山庄远处的一个草棚，又找到了一个年纪大些的见过王妃生孩子的宫女，帮



助接生。金桂的阵痛从黎明时分就开始了。

草棚远处聚着好些人，不知有多少人在等消息，要看金桂生下来的是怎样的一个怪胎。尽管隆科多下令戒备，康福全力管束，无奈地区辽阔，若要将这座草棚包围得严密，至少也得三五百人，康福只调了十来个人来，如何看守得住？尤其是入夜之后，三三两两，悄声地从树林间溜过来，方便得很。

八月十二日，照例应该是个好日子。这夜却怪，天色阴暗，夜雾浓重，明月怎么也不肯从云后面露出脸来。看看还没有消息，有的人意兴阑珊地走了，而留下来的，仍还不少。三更过后，草棚外面的炉火，忽然旺了，是在烧热水，产妇分娩的时候近了。金桂的大声叫喊被禁止了，她痛苦地咬着被子，不敢出声。更锣一遍一遍地敲过。将近午夜子时，隐隐听得草棚中有出生婴儿洪亮的啼声。有人奔来报信给康福：“一个大白胖小子！”不是怪胎，看热闹的未免失望。这个哭声嘹亮，生在草棚里的大白胖小子就是乾隆。也许是四皇子胤禛的鹿血实在是喝多了，他不但在乱性的状态下制造出一代皇帝乾隆，而且，乾隆的一生也是风流成性。

清朝的家法，皇子皇孙特重母亲的出身，金桂根本没有什么身份，所生之子将来在封爵时就会吃亏。胤禛的生母德妃疼孙子，她想，如果将那个大白胖小子另外找个身份高的母亲岂不甚妙？她想到一个移花接木的办法：让钮祜禄氏去养。这钮祜禄氏在胤禛府中被称为格格。这样一来，在皇室家族的玉牒上就名正言顺地写道：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，胤禛之子弘历为钮祜禄氏生于雍和宫。

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十五日，也就是皇帝万寿的前三天，四皇子胤禛在圆明园的镂月开云为康熙预祝寿辰。这一天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便是在草棚中出生的弘历，将拜谒祖父。发生在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的那个“笑话”已为人淡忘，宫中也从没有人在康熙皇帝面前提起过他有这样一个孙子。康熙皇帝的孙子有五六十个，没有见过或者见过一两次，面貌名字记不起的多的是。何况德妃叮嘱宫里人不许提起这件事，所以康熙几乎忘记了有这样一个出身微贱的孙子。

但是，雍亲王胤禛与抚养弘历的钮祜禄格格，都觉得应该让康熙皇帝知道有这样一个孙子。在他们看来，皇帝所有的孙子中，若要选一个第一名，非弘历莫属。并不是胤禛有意夸奖自己的孩子，弘历这个孩子确实与别的孩子不一样，通晓佛教的胤禛认为弘历很有慧根。胤禛每次看着这个孩子的时候，心里的感情都很复杂，既对自己那一次的失德行为有所遗憾，却又存在一丝侥幸，他很感谢造物主冥冥之中的神奇。

弘历长得仪表堂堂。长方脸，挺直的鼻子，天圆地方，两耳大而肥厚，一双眼睛澄澈如水。在同龄的孩子中，个子很高。外表如此，智慧、胆气，更觉可贵。他在六岁就启蒙了，老师名叫福敏，出身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富察氏，隶属镶白旗。康熙三十六年的庶吉士，教三个学生，一个是比弘历大七岁的弘时，一个是比弘历小三个月的弘昼。弘时是大学生了，不能相比，但与同年的弘昼相较，弘历可是聪明得太多了。有这样一个儿子，自然是值得骄傲的，可是祖父如何想，却很难说，因为当初那件“丑闻”曾闹出极大风波，康熙皇帝的厌恶感是否早已消失，实在难说得很。万一见了面记起往日事，说一两句责备



的话，岂非求荣反辱。胤禛觉得应该冒一冒险，如果父皇一见钟爱，对于他以后谋大事，将有很重要的关系。于是由德妃进言，问康熙皇帝是否还记得有这样一个孙子。

“记得啊！”康熙说道，“不是叫弘历吗？”德妃见皇上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，便告诉他弘历的年龄。

“十二岁了，好快！长得怎么样？”康熙皇帝问道。德妃知道，这表示皇上不但已不念“旧恶”，而且对这个孙子颇为关怀。德妃自然把这个孩子夸了一番，康熙皇帝也很想见一见这个意料之外的孙子。雍亲王胤禛得知这些情况真是喜忧参半。喜的是自己预期中的大作为已有实现的可能；忧的是担心弘历到时候会表现失常，给自己丢脸。

这天欣赏完圆明园的时令鲜花，君臣父子在镂月开云开宴，雍亲王与王妃献过了酒，康熙问道：“那俩孩子呢？”

“早就吵着要来给皇上磕头拜寿了。”雍王妃陪着笑说，“是不是这会儿就可以领来见皇上了？”

“好啊！我看看长得怎么样了！”看起来康熙皇帝这天的心情很好。

一会儿，门前出现一样打扮的弘历、弘昼两兄弟，两兄弟虽然同岁，可是高矮差一头。弘历长身玉立，步履安详，但脚步跨得大，所以弘昼必须三步并作两步才跟得上。弘历倒很照应弟弟，每每放慢脚步等弟弟跟上来，而且看他不时转脸说一两句话，仿佛是在教导弟弟，怎样才能合乎礼节。

弘历在康熙面前五六步处站定，微微摆一摆手，让弘昼站在他左面，然后一起磕下头去。“孙儿弘历、弘昼给爷爷磕头，恭请万福金安。”

弘历的声音清朗洪亮，康熙皇帝非常欢喜，叫他们起来。两个孩子起来之后，却仍旧站着，而且很快地又磕下头去。皇帝奇怪：“不是行过礼了吗？”他问雍王妃。

“头一回是觐见皇上，这回是给皇上拜寿。”果然，弘历、弘昼又开了口：“孙儿弘历、弘昼恭祝爷爷万寿无疆。”康熙皇帝越发高兴了，“好懂规矩的孩子！”他欠身去拉两个孙子，“快起来，我看看。”

他左手牵着弘历，右手牵着弘昼，只见一个神色欢愉，一个却不免腼腆。康熙问弘历：“念书了没有？”“念了六年了。”弘历照应弟弟，补了一句：“弘昼也是念了六年。”康熙点点头，又问：“你念了国语没有？”所谓“国语”即是满洲话。

弘历对语言特具天才，朗然答说：“念了三年了。”

“我倒要考考你！”于是康熙用满洲话问，“你知道不知道，你姓什么？”

“知道！”弘历亦用满洲话回答，“爱新觉罗。”

“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是金子。”

“世界最珍贵的是金子。是不是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不是？”康熙问，“那么是什么呢？”

“是仁义！”



“你居然也知道仁义可贵！”康熙不止于欣喜，简直有点感动了。

康熙用汉语对雍亲王说：“这孩子难得，要好好教导。”

“是！”雍亲王毕恭毕敬地回答。

“你学过天算没有？”皇帝又问弘历。

“这是圣学。孙儿想学，阿玛说，现在学还早，不能领悟圣学的精微。”

这是雍亲王教导过的。皇帝长于天算之学，下过几十年的工夫，所以尊称为“圣学”；又料定皇帝必会垂问，所以预先想好这段很得体、而又能掩饰弘历未习天算的话，让他记熟了，等皇帝问到时回奏。如今果然用上了！

“天算之学虽然精微，也应该从浅处学起。”康熙说道。

康熙向德妃说道：“把弘历带回去，我要亲自教他。”弘历也知道该谢恩，便退后两步，站到雍亲王身后，父子俩双双拜了下去，只听康熙说道：“起来，起来！”

从此以后，弘历就被养在康熙皇帝的宫里。那段时间，储君问题长时间折磨着老皇帝，父子成仇，兄弟侧目，垂暮老人内心是痛苦的。如今，这个小孙子成了他的精神寄托。四皇子胤禩常常借着去看弘历的机会，接近父皇，父子俩因为都爱弘历的原因在感情上有了共鸣，康熙皇帝自然地把目光转移到了这位儿子身上。胤禩这步棋算是旗开得胜。

骑马射箭，原是爱新觉罗氏祖传家法。一次，弘历随康熙打猎，康熙用枪击中一头熊。熊还没有完全咽气。康熙为了让弘历练练胆量，也为了让他享受初次打猎就猎熊的美名，便叫随从带领他前去将熊射杀。谁知他们骑着马刚一走近，受伤的熊忽然像人一样立起，面目狰狞地大叫起来，康熙大惊，忙发枪将熊击毙。而小弘历在马上控辔自若，丝毫没有惊慌。康熙进帐后对诸皇妃评论说：“此子命相贵重，将来福量要超过我！”

少年弘历在武事方面的突出表现更是赢得了皇祖的欢心。弘历当时年纪不大，但胆识过人，很早就能够射箭驰马，有时“命步射，以示群臣，持满连中，皇祖必为之色动”。已经年迈的康熙亲自指导弘历射箭，传授要领，不断地夸赞这个皇孙很好地继承了祖风。为了使弘历增长见识，掌握更多的武事本领，他还让善用火枪的十六皇子教弘历练习火器。初次练习，在百步之外缚一羊，弘历一枪毙羊，康熙听说以后，自然高兴万分。康熙还让弘历跟十二皇子学习骑马射箭，弘历勤学苦练，技艺日长，不管是在圆明园练习射箭，还是在南苑行围，少年弘历经常连发连中。作为一名垂髫少年，弘历的英武之举自然赢得了周围人的称赞。

康熙既然着意培养少年弘历，自然少不了对弘历的不断考察。有一次到南苑行猎，因为枪靶竖得较远，年少的弘历抬不稳沉重的火枪，枪中放置的火药弹丸也少，这样一枪发出，弹丸未及枪靶，但是奇巧的是，弹丸从地上反弹起来，又打中了枪靶。康熙为此大加赞赏，特别赐给弘历一支“旧准神枪”，弘历一生把它视为至宝加以珍存。

弘历从小受到皇祖的特别关爱，为他以后登临皇位赢得了政治上的先声。乾隆后来曾回忆说道：“当年诸孙行，唯朕承恩最。赐居亭畔室，虬枝森一带。盛夏如秋深，日夕静相对。……转瞬成夕游，感企展图画。”在皇祖的特别眷爱之中，少年弘历的学识迅速增长。

康熙辞世那年的秋天，少年弘历伴随皇祖到承德避暑山庄，住在万壑松风轩内，一边



读书学习，一边随时接受康熙的教诲。这段时间虽然不长，他却收获不浅，祖孙感情也十分融洽。老皇帝读书写字，批阅奏章，接见官员，传膳设宴，弘历都伴随左右，乃至君臣讨论军国大事，他都不用回避。乾隆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道：“夙兴夜寐，日覲天颜；缮几翻书，或示章句；玉筵传膳，每赐芳饴；批阅奏章，屏息侍旁；引见官吏，承颜立侧。”在日理万机的闲暇，康熙浏览史书、亲洒翰墨，少年弘历耳濡目染，自然受到一种特别的文化陶冶，日有所悟，为他立志以后效法皇祖，推行宽政打下了基础。

还有一次，康熙正在避暑山庄的湖水中泛舟，弘历在轩中看到祖父的龙舟渐近，赶忙跑上前去请安，康熙皇祖一见十多岁的孙子如此懂事，怕他在岸上跌倒，就急忙高声叫喊弘历的名字，要他小心一点儿。等到龙舟靠岸，康熙抚摸着他的头说道：“要是有点闪失怎么办呢？”关切之情溢于言表。由此可知康熙对这个孙子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，乾隆晚年时回忆起这一情形，不禁赋诗以为纪念：“即今步履偶借扶，那复腾踰健如昔。白头宫监消磨尽，只有岩松足为质。左右无人知此者，六十年遥瞬息息。而我勿言更谁言，永勖惕乾酬祖德。”

在热河避暑山庄，康熙给每个皇子都各自赐有园林，雍亲王的赐园叫狮子园。雍亲王一家与康熙帝同时在热河小住游玩的时候，由于弘历在康熙身边，每隔十天左右，康熙就让弘历回到雍亲王夫妇那里看望一次。有一天，康熙还曾经亲自驾临狮子园，在那里进膳时，指名让弘历的母亲觐见。皇上召见儿媳，这对于皇子的妻室来说，是特别荣耀的事情。这是因为康熙儿子众多，且不说儿媳，纵使能够在百忙之中专门接见某个儿子也是不容易的。康熙仔细端详了一下弘历的母亲钮祜禄氏，连连称赞说：“果是有福之人。”母以子贵，既然说母亲有福，这就预示着弘历之母较他人必然要尊贵一些，更明确了弘历将来要继承大统的意思。

在与皇祖相处的日子里，弘历发现康熙在处理政务之暇，经常提笔练习一下书法。这时弘历就在旁边静悄悄地观赏，不时露出仰慕的神色。康熙见他欣赏，就书写一条长幅、一幅横卷与一把扇面一起赐给这个孙子。弘历对于皇祖赏赐的东西，从来不向父亲雍亲王保密，而是“皆持以告父，宝而藏之”。雍亲王看到父皇如此厚爱弘历，于是对这个儿子更加宠爱。

按照清朝的常规，诸皇子的地位往往以母亲的身份高低和孩子年龄的大小来确定。如果这样，弘历就没有那么尊贵了，因为他的母亲是四品典仪官凌柱的女儿，十三岁嫁给雍亲王时，地位不高，仅是一个“格格”而已，到雍亲王登位成为雍正帝的时候，才封为熹妃，接着又晋封为熹贵妃，地位仅次于皇后。由于雍正皇后生的儿子早夭，因而选择皇位继承人只有从妃子中寻找。弘历的三哥弘时，母亲是知府李文辉的女儿，被雍正封为齐妃；与弘历同岁的弘昼的母亲耿氏，最初也是一名格格，在雍正帝的宠爱下被封为裕妃；而弘瞻的母亲刘氏只是被封为谦妃。结果有儿子的几个妃嫔，只有弘历的母亲最尊贵，被特别封为皇贵妃，这充分反映了母以子贵的现实，也说明雍正帝早就把弘历暗中定为自己的皇位继承人。这与乾隆少年时代受到皇祖康熙帝的特别厚爱有关，更与他自身的天资有关。礼亲王昭琿曾为此专门著有《圣祖识纯皇》的文章，其中说道：“由是圣祖益加宠爱，